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五十二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第三十五回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 裁艳曲红豆掷相思



群
花
宝
鑑

话说聘才走进房中一看，不见箱子拜匣，心中着急，急忙到院子内菜园门口看时，门却锁好，墙边扔下零星物件，便嚷道：“快请和尚来看！”和尚已经知道了，同了众人一齐进来。聘才急道：“这怎么好？贼是菜园里扒墙过来的。没有别的说，你去叫拿种菜的来问问。天天打更的，怎么今日有三更多了，还不曾听得起更？”众人道：“且不用忙，我们开了这门出去看看。”和尚即忙叫拿了钥匙，开了门，幸喜得月明如昼，倒也不消火把。

和尚先喊醒了种菜的起来。种菜的听得此事，吓得胆战心惊，连忙叫他伙计出来，叫了数声不见答应。种菜的更觉心慌，各处找寻，杳无影响。园门仍是关好，走到园子西北角，见有一只箱子放在那里。种菜的道：“好了，箱子在这里！”大家去看时，是个空箱子，剩了几件棉衣、小衣、零碎等物在内。地下又见一个洋表，踏得粉碎。和尚道：“这贼是墙外进来，墙上出去的。我们且开了园门从外看看。”聘才道：“去也去远了，还看他做什么？”富三道：“你且进去查点东西，开了单子来，明早好报。”和尚见种菜的形色慌张，便疑心起来，把话吓他，说他通同引贼，明日就送他到坊里去，不怕他不认。便叫大家先到他屋里搜一搜，搜了一回毫无所有。只见一个老婆子在土炕上发抖，和尚道：“你那伙计呢？怎么不见？”种菜的也在那里发抖，呆了一回道：“不知哪里去了？他还比我先睡，说睡了一觉出来打更，如今门也未开就不见了。”聘才道：“这无疑了。”和尚道：“这还讲什么！不是你通同偷的还是谁呢？”于是叫火工、老道等，把



这种菜的拴了起来。那老婆子便叫冤叫屈大哭起来，和尚一并把他拴了。恐他们寻死，交与看街士兵看守。

聘才同众人闹纷纷的进来。聘才请和尚陪了客在外边，自己去查点了一回，箱内是七件细毛衣服，有十五两金子，二百两银子；拜匣内有三十几两散碎银，二两鸦片烟，还有几样零件玉器；衣包内是几件大毛衣服，——幸亏赚富三的银子并有些钱票都放在别处，没有拿去，——算起来已过一千余金。聘才即草草的开了一个单子，拿出来给众人瞧。众人见聘才有事，不便再留，况已交卯初，大家都要作别。此时已经开城，富三与杨八也要回去，外面正在套车，只见蓉官坐了车来。富三的家人道：“客要散了，你才来。”蓉官甩着袖子，急急走进来，见了众人请了安，见要散的样子。富三道：“好！红相公！十四日叫了要十五日才来。”蓉官见了天香、翠官，便冷笑道：“既然大家要散了，我也要回去，我还要叫剃头的剃头呢！”说罢把腰一弯，竟自去了。两个剃头的甚是局促，众人也没有话说，各人上车而散。两个剃头的重新进来安慰聘才，每人赏了四两银子，欢喜而去。

明日，聘才报了失单，坊里将种菜的审问，实系不知情。有个伙计姓蔡，去年年底新来，向来认识，本在个二晕铺打杂，因散了伙，情意来帮同灌园打更，那晚睡后即不见了，委系无同谋窝窃情节。坊里问了几问，总是一样，只得送部，知会九城严缉贼匪蔡某，且按下不题。

要说王恂、颜仲清、文泽、春航从十三日到十五日，都在怡园赏灯饮酒。子玉也去了一天，因想去年此日初见琴言，今年似成隔世，不觉伤感了一回。新年上诸名旦彼此纷纷请客，热闹了十余日。到了十七日，王恂、颜仲清飞了札来与子玉，子玉看时，才知道明日是宝珠的生日，请名士、名旦在他寓里一叙。子云便要在他园里辰刻毕集。子玉作了回札应允。到了明日，只说



怡园请酒，禀明了颜夫人，即到王恂处，一同来到怡园。次贤那日要在红茶仙馆里面，一切都是他预备，不要子云费心。

却说那红茶仙馆，是去年新辟的地方，在梅庵之前，梨院、海棠春圃之后。本是空地，只有一个亭子，亭子外有两块英州灵石，一块有一丈二尺高，一块四尺余高。有一株大玉兰花，树身已有一抱有余，就倚着那块大石。那小石边也有一株红茶花，是千层起楼的，名为“宝珠山茶”，已有六尺多高，开出千朵红花，娇艳无比。就在那里起了二十四间房子，把这两棵花围在中间，又添了些玉兰、山茶、迎春等花，芬芳满院。里面即刻了十二个花神，系嵌在墙上。次贤因宝珠命名之意与此相同，故要在此处。且厌平时酒菜不能翻新，三日前即把酒菜器皿通身亲手检点，意欲与平日不同。

是日绝早，即将子云行厨挪到仙馆厢房里来。次贤每一样菜开一个做法，怎样烹调，怎样脍炙，油盐酱醋各有分量，费了一日心，配成三十二样菜。是日，名旦中有几个不得来，都有堂会戏，不能分身。宝珠之外，来的是蕙芳、素兰、玉林、漱芳四人。这边名士，怡园二位之外，是刘文泽、颜仲清、王恂、田春航、梅子玉五人，共十二人。众客到齐，宝珠先叩谢了。此日天气阳和，转了东南风，大家换了中毛衣服。园中花香透人，前面梅庵中数百枝梅花齐放，看去俨是个瑶台雪圃。众人都到园中散步了一回，子玉看见梅庵廊上新添了一个石刻，镌有二行半字，下面年月尚未刻完，即来看时，是一首五言绝句，道：“春已随年转，花如人返魂；料他惜花客，坐月到黄昏。”

子玉看了，心中想道：“此诗是谁做的？却才刻起，象个望花而不见的意思。”故羡慕起来。子云和众人也来看这诗，子云道：“庾香，此诗如何？可好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诗意甚好，但何以单刻这一首？想是新咏？”子云道：“这是玉依近日怀梅庵的诗，瑶卿抄了他的出来，也是个望梅止渴的意思，我故把他刻了。真



是花是人非，吾兄尚忆去年否？”几句话提起子玉的心事，不觉一阵悲酸，忍住了，也不言语，走开了。仲清道：“玉依近日也学做诗了？”宝珠道：“我搜他的已有二十余首，就不肯给人瞧，这首是无意中看见。”大家嗟叹了一声，即重到里面来。

次贤道：“今日十二人，一桌又挤，两桌又离开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依我把两张大方桌并拢来，就可坐了。”摆好了座位，是东西对面八座，南北对面四座，文泽、仲清、王恂、春航、子玉、次贤、子云坐了东西，上下是蕙芳、素兰、玉林、漱芳、宝珠，宝珠坐了末位。今日酒肴器皿件件新奇，桌上四隅放四把银壶，也不用人斟酒，壶自会斟出酒来，只要个杯子接到壶嘴。壶中有心，心里有个银桔槔，一条银索子，一头在盖子里面搭住，贮满了酒，把盖子左旋，里面桔槔摆动，酒便从壶嘴里出来，斟满了，把盖子右旋就住了。当下众人把壶试了，个个称赞。子云道：“静宜实在有这想头，不知怎样想出来？真是胸有造化。”次贤笑道：“这没有什么奇，少停有两个杯子却会走路，要到谁就到谁。”大家忙问道：“何不就拿出来试试。”次贤道：“少时行令时使用他，就只有两个。这两个叫银匠改了四五次，费了一个月工夫才成。”蕙芳道：“快拿出来瞧瞧，一样可以喝得的，何必定要行令呢？”

次贤便叫人到房中拿了一个花梨匣子出来，却有两个不大不小镀金杯子，外面极细攒花，底下一个座子如钟里轮盘一样。下四个小车轮。次贤拿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却不见动。文泽道：“怎样不走？”把他推了一推，略动一动便又住了，众人不解其故。次贤笑道：“你应了喝一杯，他便会走了。”文泽道：“只要他会走，我就喝一杯。”次贤便拿了杯子放在自斟壶前斟满了一杯，便道：“请宝贝转身，敬刘老爷一杯！”那只杯子便四轮飞动，对着文泽走来。文泽喜欢的了不得，便轻轻的拿起来，一饮而尽；便也斟了一杯，也说道：“回敬萧老爷一杯！”那杯子忽然



走错了，走到王恂面前住了。文泽道：“怎么我叫他就不灵？”重新拿了过来，放在面前，又说了一遍，那杯子又往下首走去，到了宝珠面前住了。文泽道：“作怪！”子玉道：“此中必有缘故，你摸不着。”众人皆猜不出机巧。只见次贤又把杯子取了过来，又说：“敬刘老爷一杯。”那杯子又往文泽面前来了。文泽奇得了不得，说道：“你能个个走到，我才佩服！不然也是碰着的。”次贤道：“合席都要走到的。”于是敬仲清、王恂、春航、子玉以及五旦，走来走去，又稳，酒又一滴都不洒出来，喜得个个眉飞色舞。别人叫又不灵，个个称奇。

蕙芳便把杯子四面看了，却一点记号都没有，及看座子里那轮盘中。有一个绝小的小针，好象指南针一样，却是呆的。心上想道：“或者这一个小针的缘故。”便斟了一杯酒，暗记着针头所向，把他对着次贤，说声：“敬肃老爷酒！”那杯子果然望次贤走来。蕙芳大笑，众人亦皆欢喜道：“被他识破机关了！”次贤笑道：“好个聪明贼，果然利害！”文泽即问蕙芳所以然的缘故，蕙芳笑道：“等我再试一遍方可相信。”于是又把杯子看了看，记好了，斟了酒，说声：“敬徐老爷酒。”那杯便送到子云面前。子云笑道：“十二个人，怎样单是他看得出，我偏不信！”于是也把座子下看了一遍，斟了酒，说道：“敬媚香一杯。”那杯错走到子玉面前，引得众人大笑。子云笑道：“真有些古怪，我也叫不应他！”子玉把酒饮了，细看轮盘里，已懂了八分，便笑道：“我也来试试，不知灵不灵？”斟了酒说道：“这杯酒敬瑶卿。”那杯子便对着宝珠走来，走到面前，碰着筯子住了。蕙芳拍手笑道：“又一个人知道了！”子玉也甚欢喜。宝珠饮了酒，叫道：“我是不服，偏要想想。”子玉又将杯子拿起来细看，被宝珠一手抢来，四面揣摩。

仲清便问子玉道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子玉道：“待我再试一试。”便斟上了酒，把杯子的记号对着子云，将要放时，忽然



想道：“离得甚近，恐怕走过了。”便站起来把杯子放远了些，说道：“敬徐老爷一杯。”那杯子果然直走到子云面前，子云称异，喝了。子玉笑道：“是了，不错的了！”蕙芳对子玉道：“你恐怕走的远，故放远些。我看静宜于近处则斟得浅，于远处便斟得满，此杯想是要重了才得远呢。”子玉点头道：“果然。”次贤道：“可恶之极！轻重远近都被他知道了。”王恂问子玉道：“到底你从何处看出？”子玉道：“你们何尝不看，但总看轮盘外面，没有看轮盘里面。你不见轮盘里有个绝小的小针，对着谁就到谁。”众人看了，大家试过，一些不差，群服子玉、蕙芳聪慧。

次贤道：“今日雅集不可无令。前舟你是首座，出个令大家玩玩罢。”文泽道：“甚好，但我的令没甚新鲜的，待我想想看。”想了一回道：“我们今天是十二个人，还是念句唐诗飞觞罢。用数目字飞，第一个飞一字，一字到谁谁喝酒；接飞二字，到哪人，那人也照样喝酒；又飞三字，一轮到十二为止，错者罚酒，可好么？”众人都说好。陆素兰与金漱芳笑道：“这个苦了我们，搜索枯肠，哪里就有这些凑巧数目飞出来？”文泽道：“你们也能，只怕唐诗比我们熟些。如果那数目飞不出来，便照数目多少罚酒。”宝珠道：“譬如要飞十二，飞不出就要罚十二杯么？”文泽道：“自然。”子云道：“这也过多，且到临时再斟酌罢。前舟你且起令，看飞到谁？”文泽道：“我们坐在东边的，转过去自下而上；你们在西边的，须自上而下方顺手。”次贤道：“不差，请先喝令杯。”便斟了一杯，走到文泽面前。

文泽喝了，便说道：“梅花柳絮一时新。”一字在第五，数到是漱方。文泽斟了酒，向着漱芳走来，漱芳喝了，道：“头一句我就不知道是谁的。”宝珠道：“我记得是赵彦昭《苑中人日遇雪应制》。”漱芳道：“我就要飞二字了。”想了一想，念道：“柳暖花春二月天。”二字又在第五，轮到次贤，杯子就到次贤面前。次贤喝了，念道：“愿陪鸾鹤向三山。”数到仲清，喝了酒，把酒



斟了。走到春航面前道：“罗帐四垂红烛背。”春航喝了，道：“好个‘罗帐四垂红烛背’！香艳无比。”把酒喝了，即斟了酒，念道：“刺绣五纹添弱线。”数到宝珠，宝珠喝了酒，说道：“六字本来少，偏偏轮到我，只怕要罚酒了。”子玉道：“六字亦有。”宝珠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此句是谁喝酒我没有算过。”念道：“床上翠屏开六扇。”数到玉林，玉林道：“这句不要是你编的？”素兰道：“你还说天天念诗，连花蕊夫人《宫词》都不记得了。”玉林笑道：“正是！我恐怕他有心要我喝酒。”便喝了，道：“要说七字了。”想了有半刻工夫，飞到王恂道：“门前才下七香车。”王恂喝了，飞出八字是薛逢《夜宴赠妓》的“愁傍翠蛾深八字。”数到了子云，子云喝了酒，道：“这九字只怕少些，就有也没有好句了。”因想了一会，念道：“宝扇迎归九华帐。”一数数到素兰，素兰喝了酒，飞出十字道：“闺里佳人年十余。”数到了漱芳，漱芳道：“我轮到两回了。”只得喝了酒，道：“幸亏还记得一句，‘十一月中长至夜’。便对宝珠道：“你喝一杯罢！”宝珠道：“你自己也要喝一杯，十字还在你身上呢！”漱芳也只得喝了一杯。宝珠喝了，想了一会，飞出一句道：“南陌青楼十二重。”飞到子玉，子玉喝了酒，道：“已经十二了，还要飞吗？”次贤道：“座中媚香还没有轮到，轮到了他，我们再换令罢。如今只可飞十三了。”子玉飞出一句是“娉娉嫋嫋十三余。”飞到了仲清，仲清喝了酒，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一飞，轮到数目皆要喝酒，等媚香飞一句收令罢，要十几的数目相连，也就少了。”即念道：“‘花面丫头十三四’。瑶卿、媚香各饮一杯。媚香飞一句算结罢。”蕙芳道：“其它轮不到我，应该是度香。”子云道：“你飞了罢。”蕙芳想了一想道：“幸亏还记得这一句，静宜与庾香都喝一杯。”即道：“年初十五最风流。”次贤道：“很好！”即与子玉喝了酒，收了令，吃了几样菜，几样点心，谈了一回。

次贤道：“我有一个令，就费心些。但是今日座中却好都是



喜欢行令的，想必不嫌烦碎，我们就照这个令行一行。”蕙芳道：“你不要又拿《水浒传》来玩笑人了。”次贤笑道：“你还记得‘雪天戏叔’么？那日也就够你受了。”即叫书僮到书架上把第三筒牙筹取来，少顷，书僮捧了出来，众人见是象牙筒，内有满满的一筒小筹，一根大筹。次贤先抽出大筹给众人看时，是个百美名的酒令，大筹上刻着“百美捧觞”四个隶字，下有数行规例，刻着是：

“此筹用百美名共百枝，以天文、地理、时令、花木等门分类。每人掣一支，看筹上何名，系属何门。先集唐诗二句，上句嵌名上一个字，下一句嵌名下一个字。平仄不调、气韵不合者罚三杯，另外；佳妙者各贺一杯。唐诗飞过后，飞花名一个，集《毛诗》二句，首句第一字与次句第一字凑成一花，为并头花，自饮双杯，并坐者贺二杯；首句末字与次句末字凑成一花，为并蒂花，自饮双杯，对坐者贺两杯；首句末字、次句首字凑成一花，为连理花，自饮双杯，左右并坐者皆贺一杯；每句花名字样，皆在每句中间，字数相对者，为含蕊花，自饮半杯，席中最年少者贺半杯；若两句花名字数不对，或上一句在第一字，下一句在第二、第三者，为参差花，自饮一杯，左右隔一位坐者贺一杯；如飞出花名虽成，气不接、类不联者，罚三杯。如美人应用何花，筹上各自注明，不得错用。”

大家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此令太难！一时如何集得起来？”宝珠、蕙芳道：“此令我们是不能的，只好你们七个人去行。”仲清道：“倒是集《毛诗》凑花名不易，若说唐诗，要飞两句也不过与方才的数目差不多。”子云道：“《毛诗》中凑花名却也有几个，不过要并头、并蒂的难些。”王恂道：“也好，横竖大家费点心，也可以消消食，不然这些东西在肚子里何以消化？就恐他们要凑《毛诗》，未免苦人所难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不然单是我们七人行这个苦令，他们五人另行一个甜令何如？我们搜索枯肠，想不出时，



听了他们行得好的，也可触动灵机，或者倒凑上来呢。”座中一齐说：“好，但不知叫他们行个什么令呢？”子云道：“我也有个令。”于是叫书僮拿两颗骰子并一个小碟子来，子云道：

“这骰子名色，么为月，二为星，三为雁，四为人，五为梅，六为天。如掷出么二色样，即是一月一星，须集两句曲文，一句说月，一句说星，也要气韵联属。如本来两句连缀更佳，各人贺一个双杯；如在一套曲里者，各人贺一杯；说得不好者罚一杯；说颠倒者，譬如月在前、星在后，倒先说星、后说月，那就要罚的。如么三为月为雁，即二四有星有人，其余照此。如两个骰子相同，或是两个人、两个天之类，两句中也须还他还个人字、两个天字。如人人天天等字更佳，各人贺双杯；说不出罚三杯，余皆照此。”

蕙芳、宝珠听明了，又说了一遍道：“也不容易，幸亏我们的曲子还有几支在肚里。”子云谓次贤道：“索性叫香畹、珮仙坐到这里来，好在一处掷骰，我们与他二人换个座儿。”次贤、子云与玉林，素兰换了座次。次贤把筹和了一和，递给文泽先掣了一枝，把筹筒搁过一边。王恂道：“何不一同抽出，按着次序说不好吗？”次贤笑道：“那就太便宜了，后头可以细想改换，再罚不成酒了。”文泽看那筹是：“服饰门，美人名玉环，注：飞七言唐诗二句，集《毛诗》说并头花。”文泽想一想，出座走了几步道：“这倒不是行令，倒是考文了。”次贤笑道：“总以早交卷为妙。”有一盏茶时，文泽欣然入座，念道：“上句我是元微之的，下句用杜少陵的，合起来是：

玉钩帘下影沉沉，环佩空归月下魂。

大家都赞道：“妙极！”次贤道：“并且‘玉环’二字也在句首，倒与并头花相合。请说《毛诗》并头花罢！我们先贺一杯。”文泽道：“想得好好的又忘了，再想不起什么花。”偶见酒杯是个鸡缸，倒便触着了两句，念道：



鸡既鸣矣，冠绥双止。鸡冠是个并头花。

并坐是剑潭，该贺两杯。仲清道：“你且饮了再贺。”文泽欣然，自己饮了两杯。仲清便掣筹，文泽道：“你的贺酒还没有喝呢。”仲清道：“你想这两句连不连，还要人贺酒？”子云道：“鸡冠却是并头，就是句子欠贯串些。文泽道：“你们除此句之外，再找一个‘冠’字在上的，我就服你们！”忽又说道：“我想起先的一个来了：‘吁嗟乎驺虞，西方美人’。”仲清道：“更要罚了，这个虽好，却是并头花？”文泽一想，道：“呸！果然错了。”次贤道：“我替你们讲和，剑潭贺一杯罢。”仲清只得饮了一杯，抽出筹来是：“天文门，美人名朝云，下注：飞七言唐诗二句，集《毛诗》并蒂花。”仲清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上句用韦庄的诗，下句用杜诗，合着是：

朝朝暮暮阳台下，云雨荒台岂梦思。

又说道：“我其夙夜，妻子好合。夜合花是并蒂花。”大家赞了几声，次贤道：“并且这花名与唐诗多联合的，我们共贺一杯，对座的是媚香应贺两杯。”

那苏蕙芳掷了一个二五，正在那里凝思，这边要他贺酒，他只得喝了两杯，倒凑着两句念道：

全没有半星儿惜玉怜香，只合守篷窗茆屋梅花帐。

旁边子玉拍手称妙道：“好个温柔旖旎！倒转来偏这样凑拍，倒比原文还好。”文泽道：“这是《访素》的曲文，是一支上的。我们也贺一杯。”

这边王恂掣了一枝是鸟门的，美人名飞燕，花名也是并蒂花。王恂素来文思略迟，只得思索起来。看着素兰掷了个么四，也在那里凝思。忽见素兰想着了两句，念道：

月明云淡露花浓，人在蓬莱第几宫。

春航赞道：“更妙！”子云道：“我们说的句子倒没有他们的香艳。”素兰道：“你们是诗，我们是曲，占了这点便宜。且你们



又要人名，又要并头并蒂，就难了。”蕙芳道：“我才把他们行过的要想两句，再想不出来。幸亏不行这个令。不然要罚死了。”王恂尚未想出。次贤道：“这是《琴桃》一支上的，我们各贺一杯。”众人喝了。只见玉林掷了一个二四，念了《闻铃》两句道：

长空孤雁添悲哽，峨眉山下少人行。

众人也说好。子云道：“就是情景凄凉些。”也各贺了一杯。这边王恂想着了，说着：“我用裴庆余一句，温飞卿一句，合着是：

玉搔头袅凤双飞，燕钗落处无声赋。

子云、文泽大赞道：“妙，妙！此二句如一句，实在接得妙！”王恂又说道：

奉时辰牡，颜如渥丹。是并蒂牡丹花。

众人尚未开口，仲清道：“菜还没有上得一半，烧猪倒先拿了出来。”众人不解，留心四顾。王恂道：“哪里有什么烧猪？”仲清笑道：“就是你想吃烧猪！你说是‘奉时辰牡，颜如渥丹’，不象个烧猪么？”众人听了，大笑起来，王恂自己也笑了。次贤道：“庸庵，你那第二句象说错了一字，或是刻木之讹也论不定。我记得是‘玉钗落处无声赋’，不是‘燕’字，且是李长吉的《美人梳头歌》，你又记错是温飞卿，该罚一杯！”王恂道：“名字我说错了，似乎‘燕’字没有记错。”春航道：“或者别的选本作‘燕’字亦论不得的，总之这两句好！”于是大家也贺了一杯。

只见宝珠掷了两个二，便念道：

今夜凄凉有四星。

众人大赞道：“这句实在巧妙，全不费力。”各贺一杯。

春航掣了颜色门的，美人名红拂，花名是个连理花。亦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上句用韦庄，下句用杜，合着是：

千枝万枝红艳春，钓竿欲拂珊瑚树。

花名是：



既薄既长，春日载阳。长春是连理花。

众人赞了几句，也贺了一杯。

漱芳掷了一个么四，即念道：

月移花影，疑是玉人来。

众人道：“这句自然好得很，该贺两杯！”皆喝了。

子玉掣了个地理门，美人名洛神，花是并头花。想了两句，不见甚佳，才要另想，只见蕙芳掷了一个么三，想了一想，念着《偷诗》上两句道：

恨无眠残月窗西，更难听孤雁嘹唳。

子玉赞道：“实在绣口锦心，愧煞我辈！”子云道：“这个令叫我们行，也没有这些好句。”大家满贺了一杯。子玉得了，即道：“我用冷朝阳《送红线》诗一句，孟浩然《登襄城楼》一句，合着是：

还似洛妃乘雾去，更疑神女弄珠游。

子玉方才念完，次贤、仲清、春航等大赞道：“方才飞的以此为第一！好在对得工稳，旖旎风光，却是庾香本色。”子玉又说并头花道：

月出皎兮，季女思饥。月季是并头花。

众人道：“这个花名也好极，我们应贺三杯，方可赏此佳句！”

子玉谦了几句。又见素兰掷了一个么六，也想了一想，凑起《酒楼》上两句念道：

暮现出嫦娥月殿，绝胜仇池小有天。

众人也说好，又都贺了。

次贤掣了时令门，美人名夜来，是并蒂花。子云道：“等多想一想，我们用点菜再说。”大家又吃了一回菜，又上了五六样。俟点了灯，各人权且散坐。次贤道：“我有了白香山一句，李太白一句，合着是：



八月九月正长夜，情人道来竟不来。

众人常叹道：“老气横秋，又是‘愿陪鸾鹤向三山’一例的，真是你的口气！”次贤道：“慢说好，恐怕这花名要罚酒呢。我却用个别名，却也不是稳僻，是人人常说的。”念道：

既见君子，吉日庚午。子午花是并蒂花。

“今天却是庚午日，算我说着了。”同人称赞不已，各贺三杯。

玉林掷了一个四五，想了一回，念出《絮阁》上两句道：

为着个意中人把心病挑，俏东君春心偏向小梅指。

蕙芳笑道：“这出《絮阁》比《闻铃》好得多了。”于是各贺了两杯。

子云道：“我就献丑了。”掣了一根是花木门的，美人名莲香，花是连理花。子云心上要想两句好的出来，不肯轻说，一面看着他们掷骰。见宝珠掷了一个二四，想了一想，念出《春睡》上的曲文道：

星眼倦摩呵，一片美人香和。

子云道：“好！也该贺。”大家各贺了一杯。漱芳又掷了个么二，也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月上东墙，最可人星明月朝。

子云道：“好，该贺一杯！”众人喝过。文泽道：“你自己令也应交卷了，只管看着人交卷，难道你这腹稿还没有打完么？”子云笑道：“快了。”于是又看蕙芳掷了一个么四。想了半刻工夫，念着《偷曲》上的两句道：

山入寒空月影横，栏杆畔有玉人闲凭。

子云道：“更好，该贺个双杯！我也交卷了，我就用温飞卿《采莲曲》上的两句，凑起来是：

绿萍金粟莲茎短，露重花多香不消。

大家说好。次贤道：“这两句很佳，可惜‘不’字与‘茎’



字不对。”宝珠将眼睛看了子云一看，心中若有所思。次贤道：“不是这两字，也与庚香一样，可以贺三杯。子云等诸位喝两杯也罢了。”再说花名道：

南有乔木，董茶如饴。木董是连理花。

众人道：“这两句却自然，该贺两杯！”

这一天大家思索也都乏了，都要吃饭。子云道：“尚早，再看他们掷了几回，他们到底比我们少用些心。”素兰掷了一个重四，即想出一句《窥浴》上的曲文道：

两人合一副肠和胃。

仲清拍案叫绝道：“这个是天籁，我们快贺三杯！于是合席又贺了三杯。玉林掷了重三，也念《小宴》一句道：

列长空数行新雁

次贤道：“他们越说越好了，真是他们的比我们的好！”王恂道：“词出佳人口，信然！”春航道：“他们也实在敏捷，我们只好甘拜下风了。”文泽道：“难为他们句句贴切，也从没有人罚过一杯，倒叫人贺了好几十杯。”子云道：“我早说我们不及他们，他们若行我们的令，只怕比我们总要好些。然而也是时候了，可以收令吃饭罢。”子云道：“等他们轮完了歇罢。他们也煞费苦心，争这一杯贺酒。”于是轮到宝珠，掷了一个重二，即念《密誓》上一句道：

问双星，朝朝暮暮，争似我和卿。

众人说妙，又贺了一杯。大家看着宝珠一笑，宝珠不觉脸上一红，于是大家更笑起来，宝珠亦只得垂头微哂。不觉又到漱芳，已是每人轮了三次，也要收令了，掷了一个重四，也就念《窥浴》的曲子道：

意中人，人中意。

众皆大赞道：“这一结，方把今日这些人都结在里面，都是个‘意人中、人中意’了。我们应照字数，各贺六杯，吃饭！”



大家也高兴饮了。

吃完饭，漱口更衣已毕，钟上已是亥末，大家也要散了，遂揖别主人，主人和五旦直送到园门。五旦重复进来，又讲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

次贤对子云道：“我明日要将这两个令刻起来，传到外间，也教人费点心，免得总是猜拳打擂的混闹。”子云道：“也好，况今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在里面。”又谈了一回，子云也自进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